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二卷第卅四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

時事短評
內亂與民生　壬
江蘇學閥與東大　文
日本在華的紗業　壬
英國的工潮　皓
經濟抵抗的意義範圍及手段　劉光一
太古時代的中國　寄蜉
再見（小說）　叔華
明生雜談
英人侵略雲南的實況（通信）　楊立賢

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
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
零售：北京每份銅元八枚，外埠大洋三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卽寄。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底面	二十五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大學叢書

歐洲政治思想史
高一涵著
已出上中二卷　定價每卷九角

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	上卷一元二角
印度哲學概論	梁漱溟	九角
人類學	陳映璜	七角
心理學大綱	陳大齊	六角
社會與教育	陶孟和	八角五分
政治學大綱	張慰慈	一元六角
歐洲文學史	周作人	六角
新史學	何炳松	九角
定性分析	陳世璋	二元

讀者注意

本刊第一卷（一期至二十六期）目錄及索引已經印出。對於長期訂閱者附送不另取費。其餘讀者可寄郵票四分至北京本社函購。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十六期）合訂本已經裝好，卷首有目錄，卷尾有索引，檢閱極為方便。每本連郵費售國幣一元。購讀諸君請直向北京本社函購。

本刊暑假中短期訂購辦法

暑假期中恐有不少的讀者，因變更住址，不易購得本刊。現在為他們的便利起見，特設短期訂購法，國幣五角足寄十五期（連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內亂與民生

內亂一次，財政紊亂困難的程度便增加一次。財力不足以養兵，不是加稅，便是借債，直接間接，仍是老百姓吃虧，還有供應徵發不算。所以兵力所加的省分，便是人民最困苦的省分，這本是無可奈何的事，在當局何嘗是真有意與百姓過不去呢。

從去年直奉戰後到現在，兵力最多的省分，要算河南山東直隸三處了。河南大兵雲集，羣盜如毛，財政困難是不必說的。但是河南人民，本來貧苦異常，加稅借債，都不可能，所以他們反得以窮自全。惟有直隸山東平日本屬肥省，尤其天津是鉅商富豪麕集之地，當然無事也會生出事來。聽說山東於加徵臨時田賦附捐，鹽包附捐，膠濟津浦貨捐之外，每縣還要攤派營房建築費：大縣三萬，中縣二萬，小縣一萬，全省一百單七縣的知事，一律換了。直隸雖未增加捐，却以整理各縣雜稅的名義，收地方稅為國有。聽說這筆雜稅，大縣年收數萬，小縣也有幾千，合一百二十六縣計算，當然不在小數。至于撤換知事，徵收保證金，更屬普通的現象。還有一宗樂輸，也是臨時大財源。可見「有土此有財」的一句話，真是不朽的名言了。老實說，直魯兩省人民，都有三千多萬，每人平均不過掏出一塊幾角來，又算什麼大事呢。

（壬）

江蘇學閥與東大

這幾天在上海報上忽然發見蘇大擁郭派歡迎省長所派代理校長蔣維喬的啓事。他們拒胡的理由是，政府任胡命令未經校董會的同意，認爲「亂命」。現在歡迎根本不依法律產生的蔣氏，不是更「亂」嗎？擁郭派對於絕對無黨派色彩的胡氏，尙且拚命拒絕，怕他「黨化教育」。何以對於以保持江蘇學閥的地盤爲目的而來長校的蔣氏，反而歡迎？諸位怕「黨化教育」嗎？我倒怕「狗」化（走狗之「狗」）教育咧。莊縕寬氏建議政府派人澈查東大賬目，雖是「公平扼要」的主張，但是誰肯去挨打呢？

我們接到江蘇教育改進會的通電，告發蔣維喬等蠱惑省長減少蘇省常年教育經費一百萬元，以求得東大代理校長的位置。郭秉文爲齊燮元籌江浙戰費，不恤非法解散東大的工科，遂受齊氏特達之知。蔣維喬爲省長籌軍費，不恤減少教育經費一百萬元，宜其榮膺代長。學閥的傳統手段眞是百發百中。但是爲什麽東大一部分的教授爲了一時的意氣，竟不恤自低身價，做人格破產的學閥的傀儡呢！

（文）

日本在華的紗業

南通張季直的「棉鐵立國論」，確是中國產業界的指南針，四萬萬人的「衣」，是多麼重大的問題，除了棉與紗，還有什麽東西可以解決這問題呢？日本的紗輸入中國的最多，他們想壟斷中國四萬萬人的「衣」，他想借着中國人的「衣」，增長他們資本家的力量，所以他們最怕的是中國能自己製紗。歐戰期間，中國紗業大有發達的希望，日本資本家慌了，他們爲和中國紗廠競爭起見，便利用國際的特殊勢力，一來可以避免日本昂貴的勞工，而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工，二來可以避免關稅的束縛而可與中國紗廠立於同等的地位。本來中國紗業的發達，完全是機會使然，本沒有甚麽堅確的基礎的。尤其流通資本缺乏，事業過度擴張，是中國紗業的大弱點。日本資本家覷破了這弱點，便大量的收買棉花，抬高棉花的價格，可憐中國紗廠，那裏有許多錢屯棉花，市面利率又高，借錢屯棉花也犯不着，只得隨買棉隨賣紗，以紗價還綿價，從中作個十天半月的週轉罷了。紗的供給多、紗價自然低了。日本資本家又以廉價屯紗，待得紗價稍高，又將屯紗照原價抛出，壓落紗價，如此一來，中國紗業一面受了棉價高的苦，一面還要吃紗價低的虧，兩種壓迫，早就支持不住，停工的停工，縮小的縮小，日本資本家又借錢給他們，以爲整個收買紗廠的地步，於是中國紗業就一蹶不可復起，日本資本家便可目空一切了。但是日本資本家固然得計，然而日本勞働界的情形又怎麽樣呢？資本家只知避免本國勞工的昂貴，在華投資，貪圖厚利，其結果便弄得資本流出國外，國內資本缺乏，工廠週轉不靈，因而倒閉停工的日有所聞，失業的勞働者也日益增加，據最近日本報紙，日本國內失業者及無業者，竟有二百六十萬人之多，隱然成了最大的社會問題了。日本在中國的投資，只就紗業而論，約有二萬五千萬元日金，足可養二十萬的勞働者，日本資本家爲壓迫中國紗業計，反使其本國有二十萬人失業。這到底合算不合算呢？所以我們固然希望中國人民的覺悟，同時也更希望日本人民的覺悟。

（壬）

四五年來，歐洲的國際政局，，既常陷於危險地位，英國的經濟狀況，自亦極不安定。於是產業因之銷沈，勞工失業問題，

英國的工潮

遂成了英倫政界論爭之焦點。（參觀太平洋第四卷第六號鄙著英國最近政局變遷之因果及本刊第二卷第三十期英國產業界的大問題）現在的保守黨政府，雖然得了資產階級的援助，並且日以解決失業問題相號召，但是入春以來，失業工人，更是有加無已。近則約克斯 Yorkshire 地方的織物業主，藉口貿易停滯，也同樣地採用月前鑛主破棄工資協定的手段，宣言自七月二十三日起，減少工資。於是二十餘萬的織工，對於廠主這樣片面的通告，要求尅日撤回，否則相率同盟罷工，亦所不惜。至於鑛工對鑛主破壞工資協定的爭執， 近以得了鐵道工會和運輸工會的贊助，更加機械工人會的參加，已由三角同盟的計畫，更進而為「四角同盟」的實現了。從此後援既廣，聲勢日張，鑛主如仍固執成見，定於七月三十一日起實行減資的宣言，政府如仍一味奉承資本家的意旨，而不出以應急的手段，恐怕同盟罷工者，七十萬鑛工之外，還有百幾十萬鐵道工人運輸工人以及機械工人的應援在後吧。然則依工商為命的大不列顛帝國，雖然今日對我們東方的弱小民族，仍極暴戾恣睢之至，但國內產業界有此絕大的問題橫梗在前，畢竟也不過是一外强中乾的紙老虎罷了。（皓）

經濟抵抗的意義範圍及手段

劉光一

英日的經濟侵略與經濟抵抗的意義

滬案發生，已經兩月，敵人蠻横如故，政府因循誤國，現在不獨交涉結果尚在未定之天，連正式談判還不知何日開始。到這時候，我們都該明白這次交涉不是在短期間內所能了結的了。我們的最後勝利，全視我們如何增强群衆運動的持久性，使為長期堅決之奮鬥。我的建議是把群衆運動的重心，移向經濟抵抗上去。倘大家永遠向着這個目標作戰，一方面可利用繼續的勝利 來鼓勵我們的民氣，一方面可以繼續加重敵人所感受的經濟壓迫，促他們的覺悟。開舖子主義的英國人怕的不是正義，是經濟勢力。

這是就作戰計劃說，同時還有更進一層的理由。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受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都以此種條約為護符的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八十年來，我們無日不呻吟於外人經濟勢力之下，國家經濟命脈已經不絕如縷。我們不能把這種經濟侵略，設法制止，國內工商業總是陷於極可憐的狀態，人民生計，以及其他一切經濟問題 因為連帶的關係，也永遠沒有解決的希望。英日兩國是我們 經濟侵略者 的領袖。我們擒賊擒王，只要把英日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根本劃除，我們所受的壓迫至少可以減輕一半，國內工商業就有發展的希望了。我們看民國十三年的海關報告，

中國進口洋貨總額	一，〇三九，一〇五，〇〇〇兩	
由英及屬地進口者	三五四，二四三，〇〇〇	三四·一%
由日本及屬地進口者	二四六，二六八，〇〇〇	二三·七%

附註：自香港進口之貨，來源甚雜，裏面英貨究有多少，問題複雜，將來另篇討論。這裏僅以自香港進口洋貨之半

數爲英貨，雖屬假定，去正確數目，並不甚遠。

倘將英日兩國之貨，合並計算，則佔全數百分之五四•九〇這樣看來，我們所用的洋貨，一半是英日貨物；中國國貨受洋貨排擠，一半是受英日貨的排擠。

英日貨所以這樣暢銷，完全因爲我們關稅受條約的限止，只徵百分之五的進口稅，以至國貨不能和洋貨競爭。但近幾年來，英日資本家的經濟侵略政策，比從前更加毒辣：他們把工廠開到中國來了。如此不獨這百分之五的關稅可以不納，並且可以利用中國的便宜原料人工，來和中國工廠競爭。據大阪市產業部最近的調查，現在中國境內的日本工廠，其資本總額已達二萬五千餘萬元，此中尤以紗廠的發達，最駭人聽聞。他們的報告是：

	廠數	錠子數目	布機數目
中國紗廠	七三	二，一二三，一五四	一三，六八九
英國紗廠	五	二六〇，五一六	二，八六三
日本紗廠	四一	一，二二八，五四四	五，九二五

英日紗廠的錠子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以上，布機亦佔全數百分之三十九。這樣看來，海關報告所載五萬七千餘萬兩的英日貨物，還不過是我們所買英日貨物的一部分。在中國的英日工廠，不知又製造了多少貨物，收括我們多少的錢。從前的英日資本家不過像臭蟲蚊子一類的東西，在皮膚外面吮吸我們的膏血；現在却像黴生蟲似的鑽在我們的臟腑裏面，成了心腹之患了。

英日貨充斥國內的危險，已如上述，但這不過是我們所受經濟壓迫的一種，他們還從航業及金融方面，施其侵略。據民國十三年海關報告冊所載，吾國通商各口往來船隻依國籍的分配是：

	噸數	噸數百分率	隻數百分率
英船	五五，七七五，九二五	三九•三九	二六•三三
日船	三四，七五九，八六四	二四•五八	一四•二一
華船	三三，二八八，三六三	二三•八四	五〇•六四
其他	一七，二六八，六五五	一二•一九	八•八二

照上表所載，英日船的噸數約佔全數百分之六十四。表中所謂「華船」，是包括許多運貨能力很有限的帆船在內，所以中國船的隻數最多，而噸數最少。倘我們一考中英日三國船隻實際上所運貨物的數量，則華船地位更加可憐。據大阪市產業部的調查，三國船隻所運貨物量數的比較是：

	海外貿易	沿岸貿易
英船	三四•四二%	四〇•二〇%
日船	三三•六四	一七•二三
華船	九•五九	二四•六八
其他	二二•三五	一七•八九

如此，海外貿易幾無華船地位，即沿岸貿易還在英國之下，我國水上運輸事業，大部分爲英日所霸佔去了。此外與輪船有連帶關係的貨棧，幾成爲英日的專利事業，更不待言。即就完全中國輪船來說，船主多半是英人，水上保險公司又十九是英日人開的；海關上管理航海的，幾乎全是英人。所謂中國輪船，亦早在英日勢力之下。在別的國家，只有海外航業，准外商經營；對於沿海及內河航業，完全禁止外人染指。中國因條約的規定，須完全開

放，結果內地的水上運輸，也落在英日人的掌握中了。

我們要眞正了解英日經濟侵略的危險，還須研究他們的金融機關。在中國的英日銀行是英日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不獨操縱我們的金融，還要把持財政。去年六千九百餘萬兩的海關收入，全數存在匯豐銀行；七千餘萬兩的鹽稅又是一半存在匯豐及正金銀行。管理這些款子的稅務司和鹽務總稽核又都是英人，沒有他們簽字，不能動用分文，我們靠鹽餘關餘度日的政府，當然完全仰英人的鼻息了。匯豐銀行因此成了中國的太上財政部！再就商業方面來講，英日及其屬地的對華貿易在九萬萬兩以上。英日的進出口貿易既然完全在英日洋行手裏，這筆生意還不是由英日銀行獨做？此外在中國的英日工廠，英日航業公司等都以英日銀行為金融總匯，英日銀行與英日在華經濟勢力的關係之密切，可想而知了。英日銀行吸收中國資本的力量，亦為一般中國銀行所不及。查前年匯豐銀行的賬略，裏面定期存款一項，在一萬五千萬元以上。我敢斷言裏面十分之九是中國軍閥官僚的存款，因為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是商人，他們有了錢就做買賣，斷不肯存死在銀行裏的。反過來看完全由華人投資所設立的中國，交通等一百三十八家銀行的資本，亦不過一萬八千餘萬元（參看今年的英文中國年鑑），和匯豐定期存款的數目，相差不遠。英日銀行吸收了大批中國資本，一定是拿來借給在中國的外國工廠，外國商業公司，來擴充他們的營業，增厚經濟侵略的勢力，加重中國人所受的經濟壓迫。中國本陷於資本缺乏的狀態，為發展工商業很大的障礙，而一般軍閥官僚還要存錢在外國銀行，去發展外國人的工商業，這不是「藉寇兵而齎盜糧」的辦法嗎？這些軍閥官僚們太無經濟常識，他們只知存錢在外國銀行，可以格外安全些，不知他們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啊！

我們看了上面所述英日兩國在進口貿易，工業，航業，金融各方面所佔勢力，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在中國的外國經濟勢力，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英日勢力；我們所受帝國資本主義的壓迫，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英日的壓迫。英日是施行經濟侵略的元兇。我們擒賊擒王，只要把英日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根本推翻，我們經濟解放的目的就達了一半了。但是我們平常找不到好題目，就有題目，或者沒有民氣做後盾，在平地上掀不起大風波來。這次英日人自投羅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我們還不趁此機會，組織全國民衆的勢力，為大規模的經濟戰爭，把他們一網打盡嗎？倘現在把從來沒有的好機會隨便錯過，我們所受的壓迫一天加重一天，我們的抵抗力一天衰弱一天，以至完全喪失，恐怕將來想抵抗而不可得了。

經濟抵抗的對手

我們為交涉後盾，為求經濟解放，應實行經濟抵抗，是毫無疑義的了；但對於對手方的問題，國人意見，頗不一致。我們究向英日兩國同時作戰？還是撇開日本，單獨對英？就事實說，滬漢粵各地虐殺中國人的英人是官吏軍人，並得英國領事，公使及政府的贊助，已經是英國國家的行為，而日人虐殺中國工人係私人行為，兩國所負責任，當然有輕重的分別。我們不欲樹敵太多，主張政府對英日分別交涉，在戰略上，在論理上，都有理由，但這只就外交步驟說，在經濟抵抗方面不定如此

。滬案的導火線是上海的日本內外紗廠虐殺工人顧正紅。即在五卅以前，青島，漢口，上海等處日本紗廠虐待工人，風潮屢起。日本人在中國開工廠，為進一步的經濟侵略，想根本打倒中國的新工業，已是不可容忍的事，何況還要虐待工人，剝削他們以汗血換得的工資。日本資本家手段之狠毒與此種侵略政策之危險，將來亡中國而有餘，即使沒有五卅事件，我們也不能忍痛受辱放他過去，應該趁此機會，用經濟抵抗手段，根本撲滅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現在風潮既已擴大，我們正好利用民氣，奮力作戰，斷沒有撇開他們的道理。在外交上儘管對日單獨交涉，國民的經濟抵抗運動還是英日並重。我們的對日經濟抵抗是國民為生存問題，向殘酷的日本資本家宣戰，和外交問題沒有關係。在中國有特殊經濟勢力的，英國以外，就是日本。倘經濟抵抗單獨對英，結果英國雖倒，日本因地理上與勢力上的關係，一定能取英國地位而代之，一躍而執中國經濟界的牛耳。日本貨，日本船，日本銀行為英國貨，英國船，英國銀行的最好替代。我們排英的結果，倒反助長日本的勢力， 這種「前門拒狼，後門進虎」的辦法實在太犯不着，並且也太危險了！日本自五卅以來，不惜犯英國之怒，向中國表示好意，要把紗廠問題單獨解決，就是想乘機攘奪英國的特殊經濟地位。我們何苦為日本資本家的犧牲呢？報載上海漢口的總商會已通過對英實行經濟絕交，傳聞廣州亦是單獨對英，這都是錯誤的主張，要趕快覺悟才好。

至於「對英」兩字的解釋，應該是對英國及他的屬地。經濟抵抗的目的既是剷除英人在中國的特殊經濟勢力，那末非對一切與英人有關係的下總攻擊，不能有效。我們果然與印度等英屬地毫無惡感，但中印等間的貿易幾乎完全在英商手中，並且事實上無可劃分，只有概括的全行抵制，始可把英人勢力芟除乾淨。

經濟抵抗的範圍

我們說了半天的經濟抵抗，大家應有知道所謂的是絕對的經濟絕交，是僅僅抵制貨物，還是更有別的意義。我們現在來明白規定牠的範圍 我們經濟抵抗的目的是根本剷除英日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所以我們唯一的作戰計劃是集中戰鬥力，專攻擊英日經濟勢力的基礎，如此範圍雖小，而效力還是很大。英日的一切經濟勢力不過建設在三個基礎上面 第一是五萬七千餘萬兩的進口貨 第二是在中國的英日經濟事業，如工業 航業 國際貿易業 堆棧業，保險業等 第三是在中國的英日銀行。我們要制在中國的英日勢力的死命，只要拿這三種基礎做抵抗的目標；倘能把這三種基礎根本推翻，建設在這些基礎上的經濟勢力，自然隨着消滅了。

近來國內一部分人主張經濟絕交，似可不必，因為實行上要增加許多困難，而結果亦不過如此。國際間的經濟關係有私人的，也有國家的。在斷絕國交以前，由條約或契約所發生的經濟關係，不能立時斷絕，因此又牽引上許多國家與私人，以及私人與私人的經濟關係；倘要嚴格去規定經濟絕交的界限，又太繁瑣，於羣衆運動，不甚相宜。總之兩國間的絕對的經濟絕交，在國交斷絕以後，纔能做到。此外還有許多事件，如學校聘用英國教員，工廠聘用英國工師，問題太小，並且與英國經濟勢力之消長，無甚關係，可以讓當事者自由處理，不必要用民衆的力量，去對付牠們。經濟

絕交的範圍過於廣泛，牽涉許多無關緊要的方面，徒然耗費精神，分散注意，而不定能增加經濟抵抗的效力。最後，經濟絕交的結果一定禁止對英日的出口貨，這又是損己甚大而損人甚小。我國出口貨以運往日本及其屬地者爲最多，在二萬三千萬兩以上，佔吾國出口總額百分之三〇・〇七，其次爲英國及其屬地，在一萬四千萬兩以上，佔出口總額百分之一八・三。兩國合計在三萬七千萬兩以上，佔全數百分之四四・三七。我們倘把對英日的進出口貿易全行停止，其償額當在九萬四千萬兩以上，幾乎去掉我國國際貿易的一半。照現在中國經濟情形，倘忽然受了這樣的打擊，難免不引起經濟恐慌及重大的失業問題。出口貿易是人家拿錢來買我們的貨，禁止的結果是自己吃虧。有人說，「我們的出口貨都是原料，我們抵制了英日貨，正要把原料留在國內，製造英日貨的替代品，何必賣給英日呢？」我們當然希望中國的新工業將來能製造五萬七千餘萬兩的英日貨的替代品，能用三萬七餘萬兩的原料，但這是一年以後的事。出口貨的銷路突然減去一半，我們目前的損失何所取償呢？何況我們的作戰計劃是攻擊英日經濟勢力的要害，出口貿易並不是要害，又何必費力去抵制牠呢？總之我們對上面所舉三種基礎實行抵制，已能完全達到破壞敵人經濟侵略政策的目的。經濟絕交徒然延長戰線，分散戰鬥力，而實際上敵人所受的打擊，並沒有加重多少。

經濟抵抗的手段

我們已經決定英日貨物，英日對華經濟侵略的機關，和英日銀行爲經濟抵抗的範圍，現在要選擇攻擊這三種目標所應用的手段。在攻擊無論那一目標的時候，總有許多手段可以同時應用，但不定個個有同樣的效力。我們應該選擇裏面真能制敵人死命的手段，特別加以注意。排貨，罷工，不收英日銀行支票就是攻擊上述三種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我現在來逐一討論牠們的內容：

（一）排貨

抵抗英日貨物的唯一手段是排貨。所有英日貨物，除與文化有關的英日書報等外，一律排斥。我們不獨破壞銷場，還要杜塞來源。英日貨的進口，完全由英日洋行經理，我們無從干涉，但中國洋貨商人向洋行批發的時候，可以設法阻止。英日貨進口的重要口岸，不外上海，天津，漢口，大連，廣州，膠州，汕頭，安東，牛莊等處。我們要求這幾處的工商學界各種團體從速組織「經濟抵抗執行委員會」，再聯絡各種洋貨業的商人，設立杜塞英日貨來源的機關，嚴行禁止商人向洋行批發英日貨物，違者重罰。倘杜塞來源的工作完全有效，英日貨就不能運銷到內地去了。此外各大城市爲英日貨的重要銷場，都應有「經濟抵抗執行委員會」的組織，嚴密檢查洋貨商店，禁止銷售英日貨。各地執行經濟抵抗機關在着手檢查之前，應該定出一個真正實行排貨的日期，遍告本地商店，然後會同工學界及各業代表到各商店逐一檢查。各商店須將在「實行排貨日期」以前所進之英日貨（無論在貨棧或在商店），報告於檢查人。檢查人將此項貨物之品名件數登記入冊，並在每件貨物上黏貼准其出賣之印花票（此種印花票最好全國一律，指定一機關發行），或蓋印與印花票效力相同之戳記。以後由執行機關派人隨時偵查，倘在商店內發見無印花票或無戳記之英日貨物，全行焚燬。

近來各地檢查英日貨的團體，對於所有英日貨物，一概禁售，這只是一時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商店裏的英日貨，有五卅以前買進的。況且就在五卅以後，各地的排貨運動是無紀律無規則的，多半沒有經各地商會及各業團體正式承認，所以我們不能對商人執行最後的制裁，去焚燬或禁售他們的貨物。事實上全國所存英日貨物，數目太大。中國全年進口英日貨共五萬七千餘萬兩；倘假定半時全國存貨為一個月進口的數目，就有近五千萬兩。這些貨物已由中國人出錢向英日人買進　倘全行焚燬，完全是中國人的損失。倘禁止出售，則商人因缺少流通資本，不能調死，還係一大批的貨物，必設法變換商標，暗中出售，結果破壞排貨工作，反不如讓他們將陳貨公然出賣，禁止他們以後再進新貨的好。總之我們除非徹底清查各商店的英日陳貨，並且准其出售，斷不能把英日貨物排斥乾淨。

（二）罷工　抵制英日在中國的經濟事業的手段有兩種：（1）破壞牠們的營業，如不坐英日船，不上英日舖子買貨，不管理面所賣的是法國貨，或美國貨。（2）罷工：這是根本制牠們死命的手段。這裏的「工」字是廣義的，包括一切勞心勞力的工作。我們主張凡是在英日工廠，輪船，商店，公司等工商業機關做事的中國人，不管他是買辦是西崽，一律罷工。這些機關都用買辦制，外國商人和中國商人沒有直接的關係，全由買辦負責和華商往來。我們倘能激動洋行買辦的愛國心，或以或種手段對待不能工的買辦，使他們不為英日人所利用，這些工廠洋行都要停閉了。即使買辦不肯罷工，倘其他中國雇員一律罷工，還是不能照常營業。我們看見海員和碼頭工人罷工的結果，不獨輪船不能開行，連英日貨都不能上棧，罷工影響之大可想而知了。罷工的手段雖然非常有效，但損失的負担最不公平。我們僅僅捐款救濟失業工人，（何況連這一點還沒有盡力去做！），還不是持久的辦法，我們必須為罷工者另謀生計。上海，漢口等大商埠的執行經濟抵抗機關應該連合各地工商業機關的經理人等組織「職業介紹所」。因罷工而失業者，均在介紹所登記；凡舊有或新設之工廠商店等用人時，必須儘先雇用罷工者。此外各地方政府尤應盡力與辦築路開河等公益事業，以容納失業工人。總之英日經濟侵略的重要機關，如工廠航業公司等，不是排貨所能打倒，非罷工不可，而罷工之能否持久，全看我們有無容納失業者的辦法。現在大家不在這點上注意，恐怕轟轟烈烈的罷工運動終究是一無結果啊！

（三）不收英日銀行支票　抵制英日銀行的辦法有三種：（1）不用英日銀行鈔票；（2）不在英日銀行存款；（3）不收英日銀行的支票。英日銀行不像中國的銀行靠濫發鈔票來維持的，所以不用鈔票並不能制其死命，但是可以借此破壞銀行的信用。提存款的影響，就比不用鈔票更大了。中國官僚軍閥的錢多半存在外國銀行，尤其是匯豐銀行。我們倘能激發他們的天良，使他們提回存款，英日銀行就少一大批的活動基金，牠們的勢力就減殺不少。但是能根本打倒英日銀行的手段，還是不收英日銀行的支票。英日銀行在中國的主要營業是經理進出口貿易。我們只要把這項營業破壞了，英日銀行的勢力全行喪失。經理進出口貿易的都是外國洋行，我們不能要求牠們不和英日銀行往來。但是牠們向華商採

辦中國貨的時候，要用英日銀行的支票來付貨價，中國商人就可拒絕收用這種支票。經營進出口貿易的洋行寫了英日銀行的支票，找不到人收受，自然要脫離英日銀行，和別的銀行往來了。所以我們抵制英日銀行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要求各大商埠的執行經濟抵抗機關聯合商會，錢業，及各業「號家」捐客拒絕收用匯豐等行的支票。拒收支票，於商人錢莊並無損失，而效力足以推翻英日銀行，一定容易做到，所缺少的只是實行這種手段所需的組織。

上面所舉三種手段，只有罷工較難持久，其餘都是極容易實行，而且損失很小的。這樣看來，經濟抵抗並不是「做不到」，只是「沒有認眞去做」，或者做的不得其法！排貨罷工足足鬧了兩個月，至今還是一個無組織，無紀律的運動。我們希望全國各大城市的工商學團體——尤其希望商界負責的合作——趕快組織「經濟抵抗執行委員會」作為永久機關，依一定的步驟，向一定的目標，作堅持到底的經濟抵抗運動。現在最需要的是完備的組織，嚴明的紀律！

太古時代的中國

寄粰

人類的歷史，普通分為兩大段落；一段是有文字的記載可攷。一段是沒有文字的記載可攷。有文字的時代比較的近而短，無文字的時代比較的遠而長。現在世界上的民族大概都有這兩段歷史供我們的研究。我們為便宜起見，假定兩個名詞，區別這兩個時代。有文字的時代名叫歷史時代，無文字的時代名叫太古時代。每一個民族經過的情形不同，同一時代各民族文化的程度不等，所以這兩個時代交替的時期，當然各民族不必相同。

中國人能夠自負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是最大的特色，頭一件恐怕要算中國人固有的文化。我們已經進化到「衣冠文物」的時代，現今世界號稱開化的民族，大半都是人不象人猴子不象猴子，在森林裏生活。所以不獨從我們中國人的立腳地看來，就是從世界的文化史看來，中國古代的文化，確實有仔細攷究的價値。中國舊日的學者攷究中國的文化，祇限於一條路，那就是靠着文字，從「攷據」入手。這個方法到也不錯，不過攷據的結果，充其量祇能到歷史時代的初期。商代以前有許多神話顯然都是後人的附會。況且商代以後，還有許多的記載，都是「僞書」。所以要攷究中國太古的文化到底是如何發達，我們不能不另用一種方法。

這種方法，就是外國的考古家尋常所用的。外國人研究中國太古文化的雖然不少，然而得了權實結果的却不甚多。比較有名的頭一位當然要數勞弗。其餘斯文黑定苛士洛夫鳥居龍藏諸氏雖各有發見，但是他們的研究，似乎都沒有了不得的結果。近兩三年來局面大不同了。底伊哈和李顯二氏前年在河套地方寧夏附近，居然發見了許多古石期時代的器具。由砂石，燧石，矽質石灰岩等材料製成。大部分都帶尖形，極為粗陋。但有一定的形式。據云大概屬於摩斯底(Mousteri.n)時代，或阿里仰鄉(Aurign..cian)時代的初期。同石器混在一處，還有許多野牛和馬類鼠類鳥類的碎骨牙齒等物。這些遺物的下面，大都是一種灰色的泥土，上面為泥砂所掩蓋。那種灰色的泥土，也可表明人類曾經居住的遺迹，在前述古石器層以上。底李二氏又曾發見許多燧石的碎末，磨光的石斧

，無繪畫的陶器破片及小石刀石箭頭等類。據云大約屬於新石期時代的製造品。

近年來在中國北部關於古物古人發見最多的恐怕要算安特生氏。安氏所得的材料，主要來自三個地域。第一爲奉天錦西縣沙鍋屯的石洞。第二爲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第三爲甘肅西部及青海各處。

奉天沙鍋屯所產的石器種類不多，製造都很精緻。其中最著的就是石刀和石環。石刀大都是由燧石石髓作成，普通長五至六公分，寬三至四・五公分，有時成長方形，有時長方而近橢圓形，刀刃普通對於刀的兩面成對稱狀，但有時偏於一邊。石環大抵極薄，徑十公分上下，寬二十六至二十八公厘，厚只三公厘半，大都由大理石作成・或純白，或帶綠色，或黑色不等，就其尺寸計算，此物應與勞弗氏所謂之瑗相當，法國及意大利的新石時代遺址中也曾發見石環，其大小形狀與沙鍋屯的石瑗類似，卽此一端，似可表示其所屬的時代爲新石期或新石期的末造。

其餘尚有石扣石珠多件，製造頗爲精工，并有大理石質的石珠與孟得力亞 (Montelius)及特希列 (Dechelette)所述的琥珀質的石珠，形式大小相類，據孟特二氏的意見，這些東西應屬於新石期的最後期，或銅期時代的初期。又有骨器陶器，前項或是箭頭，或成針狀，後項粗細不等。陶器上的花紋可分爲四種：有席印紋，有繩印紋，有刻紋，有黑花紋，席印紋從舊石時代到有史以後（如漢磚晉磚的陶器上往往發見，不能據以斷定時代，繩印紋在歐洲新石期時代的陶器上有時排成花樣，刻紋常成網形・黑花紋僅限於輪製的陶器上，紋形簡單・僅成帶狀，陶器大抵屬於碗盞缸鬲之類。

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經了安特生氏前次的發掘，現在變成一個攷古學上極重要的地點。遺址的面積甚大・東西四百八十公尺，南北九百六十公尺，大約是一個古代的部落・安氏在此地發掘的物件，石器極多，形式大小都不等，其中長方形者大致和近代的鋤相類似。又有石鐮，或成長方形，或成半月形，上部有一孔或兩孔，關於此器逐漸變更的歷史，安氏研究頗詳，據云今日在北京所見的鐵滑連也是由這件器具變來的。從文字的變形，安氏證明當時石戈的存在，也極有趣。其他較大的石器中還有耨，鋤，等類，表明當時人類已經從事農業，陶器上有繩印布印，更足以證明當時農業的盛行。

石器以外。尚有極精利的骨器類，如小縫針及種種陶器，類如碗，杯，鼎，鬲，或者由手工作成，或者帶輪製的痕迹，顏色灰，紅，棕不等；並有着彩色的陶器，關於鬲的形式變遷，及鬲字自身的變象，安氏有極詳細的攷證，饒有趣味。

仰韶村遺址中所發見的物件，有許多與沙鍋屯所發見的相類似，兩處遺址，屬於同一時代，似無可疑，安氏稱此時代爲仰韶時代。在那些遺物中絕無金屬器具可見，所謂仰韶時代，必在銅期時代以前，又從製造的精工一點着想，我們不能不假定他在石期時代的末造。所以據常識判斷，我們似可贊成安氏的意見，將仰韶時代列入新石期的後期。

最近兩年間・安氏專在甘肅青海一帶調查古代的遺跡，發掘

的材料更多，然大半都屬於仰韶時代的人骨和器具，據布拉克氏的研究、那些人骨大都與現今中國北部的人類相似，稱爲古中國人(Protochinese)，屬於棕黃色種，遺址的附近常有大宗的豬骨，證明他們是好吃豬肉的人種，陶器的形式和紋彩也有許多與河南仰韶村所發掘的相同，所以知道仰韶時代的文化，在青海一帶也很發達。

現在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從這些遺物的身上發生：第一，中國仰韶時代的民族，究竟是中國人，還是另外一個野蠻民族？據安氏的意見，大抵屬於漢族，因爲他們多吃豬肉，用豬骨，並且有許多器具與現今，或有史以後漢人所用的器具相類。但是他們的葬法與漢人普通的葬法不同，他們的頭部多向東南，而漢人的葬法大抵頭都向北，（至少中國北部的人民是如此）所以仰韶民族的問題，現在還不能算已經解決。

第二，是仰韶文化究竟是古中國人固有的文化，還是外來的文化？這一個問題，比第一個問題更難答應，據安氏的研究，仰韶陶器中有一部分似與西方文化有關，例如意大利的西西利島希臘的北部（有名的基洛尼亞 Cheronea 陶器）加里西亞（Galicia），俄國西南基夫（Kiew）城附近的脫里波兒基（Tripolje）等處，曾發見碗狀磨光的雜色陶器，形式簡單，體積不大，與河南仰韶的產品很相類似。俄國土耳基斯坦的阿士克巴得(Askabad)附近亞諾地方，也曾經發見磨光帶花紋的陶器，與仰韶的磨光陶器形式也差不多。單就這一件事實，我們當然不敢斷定中國仰韶時代的文化是由西方來的，或者亞諾時代的文化是由中國去的，不過兩者相似的點如是之多，似乎不能盡視爲偶然。那末，東西的文化在太古的時代也許早已交通。

用新法子考究古史功效，是如此的顯著，所以不知不覺容易惹起兩種極大的流弊：第一，是一般古董商，和古董先生在社會上到處招謠闖騙，祇要拿着一塊商玉漢磚，就覺得是無上的寶貝，並不問他在學術上有什麼關係。第二是因爲古董值錢，到處亂掘，於是很有科學上的價值的遺址，弄到亂七糟八，不能研究。所以我們爲考古學前途計，希望大家不要把古董家和考古家放在一道。也不希望考古家吹噓過度，反而叫一般無知無識的人，把那些很好的飯碗打破了。

小　說

『再見』

叔華

四年後，她在西湖劉莊的花神亭上遇見他了。

一個秋天晴爽的下午，她站在亭上望着淡漠的日光，緩緩的停留在被落葉與蛛網糙點着的神位上，心裏正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涼味，忽聽有人招呼她，

『筱秋小姐，想不到在此地纔見着你！』

她回頭一看，

『原來是你，駿仁先生！』

『我們幾年不見了！筱秋小姐……這稱呼沒錯嗎？』

『自然沒錯』，她說着覺得臉上有些暖烘烘的，『日子眞是過的太快，我們不見，可不是四年了嗎？』

『你什時候來杭州』，

『我七月底來杭州女子高等小學校敎書。你幾時來的？』

『我從前年十月來的，』

『呀，那正是我母親過去的時候，……』她說着眼眶有些發潮，立刻轉頭假裝望着後面的山。

『伯母巳經不在了嗎？』他臉上現出很關心的神色。

『她在前年的夏天，又犯那舊病，到十月二十就過去了』。她說着低頭裝看手拿的旱傘。

『咳，原來伯母已經不在好久了！我還沒知道。』他的聲音帶着狠抱歉的樣子。接着問道，『你現在獨自住在學校嗎，還是同老伯住？』

『我住在學校裏。我父親還在北京。』

『學校的生活怎樣？你還過得慣嗎』？

『還可以對付。』她說完，望了望他。他的面容比以前豐潤，眼邊的大學敎授式的黑灰圈已經沒有了。身上穿着一件靑灰袂嗶嘰線呢的長袍，脚上皮鞋擦得閃亮，頭髮抿得油光，時時透出一種髮油的香，這樣裝束，她覺得以前他沒有過。

『你現在做的事，還得意嗎』？她問。

『咳，一天天的爲人忙，那說得上得意不得意』？他嘆了口氣。

『做什麼事，聽人說你做了官——了』。

『在督辦公署做秘書長，另外還兼軍務顧問，也算是官吧！這兩年偏偏遇到浙江事多的當兒，我就閑不了，常常在督辦那裏爲了編一個電稿就弄到晚上兩三點纔回家睡。有時候半夜三更還打電話來請去商量軍務，你知道我最怕熬夜的，這樣子連睡覺的工夫都沒有，你想我多們難過，』他說着手摸着袋裏一個煙捲盒，帶笑問道，

『許吃煙嗎？』

『請便』她隨卽坐在欄杆上，問，

『今天太太沒有一同出來麼』？

『什麼太太』？

『尊夫人』！

『連訂婚都沒影子，那來太太』？他看着她微笑，又問道，

『你信我已經結婚了嗎？怪不得……』他忽然住語。

『……有些人這樣說……』她臉慢慢的泛紅。

他笑了笑自語道，

『怪不得，原來有些人這樣說……』

這時他們都像很注意園莊的景緻，她望着一顆綻開的秋芙，迎風招展；他望着對面的水榭。末了還是他開口，

『我們到那水榭裏頭吃茶好嗎』？

『平常那裏不開門的』，她說。

『現在開着門呢。今晚我在那邊請客』。

『她提了洋傘和手袋同他下亭。他說，

『讓我拿』？

他接過手袋摸着硬紙殼的長方東西，問，

『你到這裏寫生來嗎？給我看看』？

『不是，那是我方纔在湖堤照像館取回的兩張相片．今天我爲了取像片纔能出來走走呢』。

『給我看看』？

她點點頭，他取出來一邊看，一邊說，

『這個沒有本人這樣消瘦』。

『這樣才好，我就怕乾娘看見我瘦的這樣，她一定不好過』。

『你打算寄給你乾娘的嗎』？

『是的，她每回來信，總催我寄她一個像片，從去年我就答應了給她』。

『這張給她，這張給我？』

『我們舍監周太太還要一張呢』。

『不！你得先給我一張，好容易遇着你了』。

他看着她面紅了，

『……可是周太太已經知道我照了像，』

『這樣，你再印一張給她』？

她點了頭點，此時已經來到一所玻璃窗臨湖的水榭。迎門靠窗一面大鏡子，山色湖光，統統收攬在裏頭，她望到鏡裏自己和他的影子，不覺住目，忽聽撥動水草聲，一隻小船搖過窗口，有人叫道，

『老爺，太太，買蓮藕嗎』？

他帶笑向外搖了搖頭。一個聽差的穿着青洋緞的衣褲進來問

『老爺要沏茶嗎』？

『是！沏一壺龍井，叫廚子開點心上來』。

聽差去了，她坐在臨窗的左邊笑道，

『從前我們的小當差稱呼你，老爺，你就臉紅，現在答應的多爽亮』！

『慣了！在公署裏他們還稱呼大人呢』！

她望着南屏山說，

『你來西湖後作過多少詩，一定不少吧』？

『一首也沒有，我那會作詩』？

『你在北京的時候，不是天天送詩給我看嗎？我不信你沒有作。這樣的風光，你沒有詩，不怕辜負湖山嗎』？

『你不是說過作詩多半是無病呻吟嗎』？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詩人到了西湖，不留些吟咏，未免使湖山減色』？她含笑看他，

『西湖專候今天這位女詩人爲她加色呢！……我一天瞎忙到晚，那來工夫作詩？』他也笑着。

『怪不得我在「藝林」「思潮」上頭好久不見大作，還只道你不肯拿出來發表呢』。

『那是供給教員和學生們那種閒人消遣文學的……我那有什麼閒空』？他說完仍舊含笑看她，他的眼望着窗外去了。

此時僕人送上點心來，他看見擺在她面前一個小碟上面有烏手指印，立刻叫住僕人，

『眼睛瞎了嗎？碟子這樣髒都看不見．拿去』！僕人把小碟拿去，

他又喊道，『煮一碗糖桂花栗子來』！

他隨着把自已的再擦潔淨擺在她的面前，僕人進來囘道：

『大師傅說今天買不到嫩栗子，問老爺要另做什麼點心』？

『胡說，怎會買不着？我老早就吩咐他買，怎會買不着，眞是混人，今晚上督辦來，他就爲着吃那桂花栗子湯，叫他趕快去找去。趕快去，時候不早了。』

聽差『是是』答應着走了。他囘過頭來見她正對着西冷橋出神，他說，

『隨便用點吧・這糖蓮子沒有什麼吃頭』。

她默默的喝了兩口湯，說，

『也不錯・從前你使喚那個老王，現時還在你那里嗎』？

『他沒跟我出京，可是今年春天我從北京叫了他來，祇做了一個月。他那老家人的架子可眞大。那天我只說了他一句，他便跟我告長假了！』

她默默望着南屏山一會說，雷峯塔倒的時候，你在杭州嗎』

『在杭州。塔倒的第二天，我去看了，許多花子窮人去那邊撿東西，撿出好幾百卷經來，這經卷是蓋在塔的牆裏的，有一千多年了。頭一天我們一塊錢就買幾卷，第二天就有人收買，立刻就長到一塊錢買一卷，第三天便長到十塊。聽說現在京城裏賣二百塊一卷呢』。

『你買了沒有』？

『我只買了二十多卷。』

『你有沒有送一卷給雲中老先生？這囘雷峯塔倒後，他還作了三十首詩追悼它。你總念過的罷？』

『我眞應當送他一卷，怎樣把他忘了。可惜現在我的都給張督辦要去了・將來有機會再買罷。』

點心已經用過，早有下人撿走。他站起來喝茶，她說，

『這後窗的竹影眞眞可愛。』

『你這樣喜歡竹子，什麼時候到雲棲看看去。』

『我去過雲棲了，竹子眞好！——聽說西溪的更美・走不完的竹林子，你還記得你說過，若是逛西溪，你跟我去挑行李嗎？』

『那天我們倆還在天壇的大栢樹底下一邊走一邊談話，不知不覺走迷了道，後來伯母要回去，好容易纔找到我們。雲棲的竹林眞有些像那栢樹林子，什麼時候我們去那裏走走去。還有一個地方你從前也說要去的・』

『那個地方？』

『孤山。你記得那天下大雪，我上你家去，你們房裏的梅花開得很好，我們倆坐在窗戶口望着雪發楞，你說什麼時候你要去孤山畫一幅梅花帶雪的景送我，我還答應了去收梅花上的香雪跟你沏茶慰勞呢？那時的光陰眞是寸寸是黃金……去年我同一些朋友到烟霞洞正遇到下雪，幾十顆梅花都開了，他們在房內打牌，我一個人站在梅花底下，足足發了半天楞，他們笑我是林和清，迷上梅花了，那知道我是因爲想起我們那囘的談話。……』

她像不好意思看他的樣子，站起來望着窗外說，

『談起西湖名勝來，十天也說不完。……』她低頭看看手錶，

『天不早了，我該走了。』

『纔過四點，早呢。好容易纔遇到，再多坐會兒。』他趕緊說。

『回到學校也就不早了，』她還是要走的神氣。

『早呢。四年不見，見面談不了幾句話，就要走好意思嗎？』

她不得已重復坐下，他說

『坐近窗口，不怕風嗎？……你眞是太瘦了。』

『豈止瘦了，也老了。』她搖了搖頭後來這樣說，

「那裏老得這樣快？……學校的飯食還好嗎？」

「還不錯。」

「你的功課怎樣，教多少鐘點？」

「一禮拜廿八點，功課倒不算難。」

「唉喲，廿八點——太累了罷？薪水還夠用嗎？」

「也就對付罷。」

他沈思一會說。「我看你實在太累了，但是小學教員都是這樣的，我知道你是不肯叫人幫助的，要不然……我看你還是離了學校教家館好些。前幾天鹽業銀行錢經理託我們找一個好先生教他的姨太太，功課很輕，薪金又厚，只是你一定不肯去的。」

「你看我眞的那樣沒落兒了嗎？」

「我知道你一定不情願的。……清和坊王家有兩個小孩要找一個先生，她們倆倒很可愛的，你推了學校的事去教那邊怎樣？」

「不行的，我不能半道兒甩下我那班學生就走。況且他們對我都很不錯。」

「別太忠厚了，累壞了沒有人替得你的。」

「我如果辭職也得等到年假，半途走了也對不住校長。」

他嘆了口氣說，

「你這樣子，我就怕你會累出病來！」

此時一個僕人送一盒牌來，她笑問，

「你現在也會打牌了？」

「不會也得會，現在請客，沒有牌，是不成事體的，今晚又得鬧到半夜，明天我四點還得起來修改兩個電稿。督辦說；早上就要發出去。」

「這樣的日子，也不見得比我不累！」她輕輕的吁了吁，方纔在花神亭上的冷氣陣陣都回到心上了，她還像仔細賞觀湖堤的晚景。

他站起在房內走了兩個圈子，一回站定，一回又走，臉上顯出有話不知怎樣說的神氣。末了他仍舊坐下微笑問，

「我想問你一件事，你肯告訴我嗎？」

「我知道的嗎？」

「你知道的。」

「什麼事？」

「你眞的相信我已經結婚了嗎？」

「有人這樣說……」

「怪不得你許久不給我寫信。現在你知道傳錯了吧？」

「現在……」她此時聽見風吹來遠遠的晚鐘聲，急說，

「唉呀！天眞不早了。晚霞都開壞了，太陽也快下完了。」

她站起來拿東西要走。他現出很不安的樣子，說，

「我還有許多事告訴你，再多坐會兒？」

「太晚了，我們改天再談吧。」

「改天也好、但是你得留下方纔你答應給我的東西。」

「什麼東西？」

「那張像片，你得留下。」

「…………那張我已經答應了給周太太了。她過幾天要到武昌去。」

「你方才答應先把這張給我，再照一張給她的，怎樣心變的這樣快呢？」

「你看雷峯塔在那裏站了一千多年，一天也看不見了，………」她微微笑了笑立刻望着窗外。

他楞了一會，末了說，

「什麼時候洗一張給我，我求你。」

「改天洗了再送你吧。」

「咳，又得等到什麼時候！」

她拿着東西往外走道，

「我眞該走了，你的客人也快來了吧？」

他送她走到湖邊小船上，問，

「那天我可以去見你？」

「請你隨時通知我吧。」

「你穿的少不少；不涼嗎？」

「不涼，我來的時候，天也一樣涼的。」

搖船的已經將篙點着臨湖的石磴，慢慢的船已離岸了。

「再見！」他摘了帽子望着湖船。

「再見。」她望着西冷橋邊的雜樹出神。涼秋的晚風散吹着她額前碎髮。南北高峯的蒼翠，漸漸被紫灰的暮雲籠住，夜霧漸漸飛上峯頭，倒在湖裏的影子，已由模糊的一片灰色，變到魚白灰色，與別部的湖水不分了。

她的船出了西冷橋的洞子。他呆呆的望着湖水，一會兒忽然想起事來，急忙走到厨房那邊問，

「厨子，買到了桂花栗子沒有？一會兒客就到了。」

五、七、十四、

明生雜談 （二）

種痘之傳來

前淸道光十五年出版之南海縣志據常惺惺齋詩註采訪册，記種痘最初輸入之故事，頗有可做爲歷史之資料。原文如下：

「牛痘之方，英吉唎蕃商哆琳文於嘉慶十年攜至粵東。其法剌牛膞上小痘，剔取漿水，點小兒兩膞二白夾穴，痘即如期從穴出。嗣後以小兒痘漿如法遞傳，如期奏功，永不復出。時洋行商人鄭崇謙譯刊種痘奇書一卷，募人習之。同時習者數人，梁輝，邱熹，張堯，譚國，而粵人未大信。其種遂失傳。

「迨十五年，番商剌佛復由小呂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恆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屬邱譚二人傳種之。寒暑之交，有不願種者反給以貲。治嬰無算。阮通志謂其方出自邱氏，殆未究其原也」。

考英人勤納(Jenner)發明種痘在一七九八年(淸嘉慶三年)，就是拿坡崙攻埃及的那一年。種痘最初輸入中國在一八〇五年，就是他的發明後七年。按當時的情形看來，一方面正值拿坡崙戰爭歐洲擾亂的初期，一方面海上交通有種種的不便，種痘在發明後七年便能傳到中國，並不算是緩慢了。

蚳醢

野蠻人，特別是低級遊獵民族，食品缺少，常採各種動植物充饑。就中蟻卵常是他們的珍羞。禮記內則記人君的食品有蚳醢，「服脩蚳醢」，周禮天官冢宰上，蚳醢之名兩見(卷四及卷六)。唐賈公彥說蚳是「蟻之子」。明鄺湛若述廣西猺人，也用蟻卵做醬。他所說的赤蟻的體積與性質或者不足徵信，但是用蟻卵做醬大概是信的。他說：

「山間得大蟻卵如蚪(一本作斗)者，用以爲醬，甚貴之。按內則「服脩蚳醢」卽此(赤雅上十三頁)

「赤蟻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蟲，遺卵如斗，山人取爲醬，是爲蚳醢，見於周官」(赤雅卷下十四頁)

通信

英人侵略雲南的實況

記者先生：讀現代評論三十期燕樹棠先生英國侵略中國概的況一文，在全國一致呼喊着打倒帝國主義頂激昂的時候，得燕先生將英國歷來侵略中國的事實，一一敘述，實在是一篇頂重要的文章。只惜英國侵略雲南可怕的情形，却沒有一字題及，燕先生似乎把雲南忘記了。把雲南在中國所處的地位，看得還沒有西藏重要，這不能不算是這篇文章的一個缺點。我是雲南人，回想英國歷年侵略雲南的往事，和現在的形勢觀察一下，令人起了無限底悲觀和恐怖　要是一旦同英國宣了戰，陸戰接觸的地方，便在雲南和緬甸接壤的地方了。所以某軍事家有「雙方備戰，第一難點便在雲南」的議論，實在有這樣的情形呵。我欲使國人了解雲南的形勢及補充燕先生的文章起見，特把英國侵略雲南的情形約略一述：

雲南在二十二行省中，處在特殊的地位，不惟物產豐饒，且為西南最重要的屏蔽，所以英法兩國，都積極的在那裏經營，法國已經有滇越鐵道直達省城，採了宰割雲南的勝算。英國自從搶得緬甸後，侵略雲南，更是不遺餘力。其侵略雲南的勢力，約分兩方面：南方由香港經安南直達省城，純是經濟的侵略。雲南為英貨的大銷場，所以各處英貨，異常充斥，其大宗貨物如棉紗，布，紙烟，呢，及一切日用品。每年單紙烟一項，已在一二百萬，其他更令人可驚了。其經濟勢力之優越，遠在法人之上。雲南商家，無一不仰其鼻息，這是多麼危險的現象呵！所以在雲南抵制英貨，至少可以給他一個重大打擊。西方的侵略，從緬甸片馬直達迤西一帶，是武力而又挾着經濟的侵略。騰越為滇西重鎮，現在差不多成了英人在滇西唯一的大市場，洋紗的生意，異常發達，滇西需用的一切洋貨，都從這裏分發；英洋及緬幣的勢力，駕乎省幣之上，所以商業及經濟方面，差不多完全為英國所操縱了。說到片馬的侵略，就有很長的歷史：光緒二十五年，重勘滇緬界線，我國派去的委員無能，受了英國委員巴准里的愚弄，竟把滇灘關外及太平江西岸等地方，失了去三四千里，許多出產金銀寶石玉石琥珀的地方，都被英國占去了。約定後，滇灘關外的土司，不願受英人壓制，同英人起了許多戰爭，但都被英人壓制下去了。光緒三十年又劃了一次界，也是中國吃虧。到了宣統二年，英國派兵二千，乘中國不備，以戰馬千匹，越野人山進占片馬，時李經羲督滇，欲以武力解決，為政府制止，交涉暫告停頓。宣統三年，英兵于高黎貢山頂險處，分築炮台，電光遠射，照及怒江渡口，形式非常危急，後雖力爭，英人都沒有十分退讓。不久武漢起義，此事遂致擱置。民元間，英人又于片馬密布警崗，經外部抗議，英人只是藉口推宕。民國二年，英兵五六千，分駐進兵，進窺騰越，其侵略之野心，尤覺可畏。幸歐戰起，英人無力東顧，遂自動撤兵，邊境得以苟安者數年。民十二、英人又有改片馬為緬甸縣屬的計劃，經外部嚴重抗議，空氣稍稍和緩，而片馬問題，遂為中英久不能解決的懸案矣。幾千里的地方，更無收回希望。現在英國侵略的形勢，更加險惡，英國在滇邊的屯兵，此時恐怕早已彎弓盤馬的預備進攻了。雲南省的當局，忙于他務，亦未有充實準備；而政府及國人，對于雲南所處的危機，全沒有注意到，實為寒心。雲南交通梗塞，由省城至騰越須二十三日可達，一旦下令動員，我國軍隊還沒有達到的時候，英國兵早已飛渡怒江，進逼大理及昆明矣。這是多麼危險呵！英國帝國主義侵略雲南的情形及現在的形勢既如上所述，「寇深矣」，願國人注意。

楊立賢十四，七，十六．北京西城